

中国古村落

楠溪江上游古村落



河北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楠溪江上游古村落 / 陈志华著. —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5
(中国古村落 / 陈志华, 楼庆西, 李秋香主编)
ISBN 7-5434-5450-5

I. 楠… II. 陈… III. 乡村—建造艺术—永嘉县
IV. TU-88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3541 号

出 版 河北教育出版社® <http://www.hbep.com>
(石家庄友谊北大街 330 号, 050061)
发 行 河北麦田图书有限责任公司
制 版 瑞尔彩色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国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4.5
字 数 60 千字 210 图
印 数 1—5000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统一书号 ISBN 7-5434-5450-5/J · 518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法律顾问: 徐春芳 陈志伟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部联系调换 0311-8641271, 8641274

邮购地址: 050061, 石家庄市联盟路 707 号中化大厦 1101 室 麦田书友俱乐部
(0311-7731224 E-mail: wtbooksell@vip.163.com)

目 录

一 重回楠溪江 / 3

事隔十年，重回楠溪江——错错落落的木屋像是一片仙山楼阁——写出中国农业聚落完整的谱系——更自然、更开放、更亲切、更具诗情画意的上游村落

二 桃花源情结 / 7

楠溪江是树形水系——“桃花源情结”——难得一见的桃源仙境——烟火人间的艰辛和矛盾

三 曲径通幽处 / 11

山高谷深，溪涧回环——到楠溪江上游去的交通一向艰难——这小小的村子，看上一眼，人心就会软下来——这儿是林坑，这儿是“秦人旧舍”

四 靠山吃山 / 16

“毛竹之乡”——溪上放竹排——排工的生活——小灯笼般的果实挂满枝头——桐花烂漫，乌桕霜红——“靠山吃山”——烧“柴档”——林区的烙印

五 山村初建 / 26

林坑、上垟、黄南三村自然情况和地理位置——楠溪江流域大体是从下游而后向上游逐步开发——山民不但不论秦汉魏晋，连自己祖上的事也马马虎虎——纯自然的农耕文明——荒诞不经的山野故事

六 老蚌含珠 / 37

林坑四面环山，一个小小的山谷盆地——“老蚌含珠”是女阴的象征，一种原始的生殖崇拜的遗迹——一团香雪烘托得白鹤大帝庙竟是品味卓犖不凡——踏着溪中巨石过对岸去——有读书楼的“老堂屋”——没落了的水碓——天梯一样笔直的上山路

七 溪边孤帆 / 64

上坵村在黄山溪南岸——蛮石砌成的堤坝围墙——又狭又长的上坵村像一条船，大樟树就是船帆——楠溪江特有的最精致微妙的屋脊曲线——陈五侯王是何方神灵，这是个谜——关于毛氏宗祠的传说——建造石步是一件艰难的工程

八 此处空余俏楼台 / 91

碰上一家人请道士做道场——溪谷豁然开朗，黄南村就趴在这块山坡上——三官殿——“石步横残雨，叩亭接断霞”——每一条路，每一转折，景观都随脚步而变换——楠溪江人都说，陈十四娘是福建的神，香火很旺——簪南宫

九 屋舍俨然 / 110

空灵轻盈、轮廓跌宕的建筑群——三合院的院落大多宽而浅——美人靠——开敞的檐廊提供了多种生活空间——白粉墙勾勒深色的木构架，加上一个窗洞，图案感很强——参参差差的晒架——步步锦——住宅建筑自有一种神定气闲的清爽——山里人活得本色，活得厚道

后 记 / 118

一 重回楠溪江

十三年前，1989年，我们到楠溪江流域做乡土建筑研究，工作范围在中游地区，连续在那里奔跑了三年。研究成果在台湾和大陆出版之后，引起过一些读者的兴趣。事隔十年，永嘉的朋友们又邀我们到上游村落做一些工作。

楠溪江是瓯江的支流，瓯江是浙江省南部最大的一条江，干流由西而东，从仙霞岭经枫岭流到雁荡山，最后在温州注入东海。楠溪江在瓯江北岸，由北向南流，汇注瓯江的地方离瓯江的人海口已经不远了，潮水涨落，一直影响到它中游的沙头镇。楠溪江全长一百四十五公里，流域面积两千七百四十二平方公里，这便是现今整个永嘉县的辖境。

楠溪江的文明史从下游逐渐向上游发展，经过西晋末年和北宋末年的两次中原衣冠南渡，尤其是五代十国时南闽王氏内乱导致的生民北迁，下游和中游已经人口密集，村聚相望。这些移民，文化水平比较高，很快就使楠溪江中下游村落成为农业经济繁荣的人文荟萃之地。经过他们一代又一代的经营，村落的发育比较充分，除了住宅之外，宗祠、庙宇、书院、亭阁、戏台、牌坊、寨墙、堤岸、水渠之类，凡古代农耕社会所应该有的各类建筑，都已经完备，甚至还有规模不小的园林。到清代晚期，少数几个大一点的镇子上，商业街也已经初步成形。

不过，楠溪江下游隔江面对城市经济发达的温州，古老的村落早已没有了。上游呢？我们在关于中游村落的研究报告里写道：“上游的村子比较贫穷，村落的发育程度低，建筑类型少，规划也不大严谨。”因此，我们的第一次工作就把范围限定在中游。中游村落文



◎ 上图：赴潘坑乡途中，白岩村在溪南岸，进村有两途，偏上一条长长的石步，偏下一只渡船

◎ 下图：过潘坑往上走，到佳溪村，村在山坡上，坡底是一条溪，溪上有几条石步，溪对岸散布着小庙、宗祠

化蕴涵的丰厚，布局结构的优美，建筑风格的雅致朴实，给我们的研究成果以很现成的光彩。

当时我们对上游村落的评价大体上是正确的，除了昆阳、潘坑、碧莲等几个集镇相当繁华之外，上游山区里大都是些很小的村子，有一些甚至只有篱落三四处，野屋五六家而已。宗祠、庙宇，偶然在几个村子里可以见到，大多规模很小，体制也不完备。不过，我们对上游聚落其实很早就发生了兴趣。1991年，中游聚落的研究到了尾声，最后的一幕便是我和当时的硕士研究生舒楠为了证实楠溪江建筑风格的边界，在烈日直晒之下，冒着四十度出头的高温，步行翻过四道山岭，到张家岸、白岩、佳溪和岩龙去过。带路的是一位复员军人，岩头金姓一族，名字里有一个豹字，他拿出豹子般军人过硬的本事来，翻山越岭如履平地，把舒楠累得中了暑，我的旧布鞋双双掉了底，迈一步响两声“噼啪”。虽然相当艰苦，那一趟却很使我们兴奋。那些聚落，挂在山坡上，谷底流淌着澄澈透明的溪水，哗哗地响。轻巧的木屋，错错落落地层层叠在一起，看上去就不是一幢幢的了，好像是一片仙山楼阁。有几个小村，溪水环绕，须得踏着长长的石步进去。有几个村子连石步都没有，岸边停靠着小小的竹筏，行人要上筏子，或者撑篙，或者拉着一根架在两岸之间的篾丝缆绳，才能

慢慢渡过去。那些村子，即使不在人间之外，仿佛也不在人间之中。凑巧天气多变，偶然有白云缭绕在檐头，灵动幻化，看得我们心迷神摇，不觉就盼望着巫山神女会在这里飘飘然走将出来。

那些村舍，大多也有一定的矩度，因地势变化而稍作自由变化，粗看上去仿佛随宜而生，随兴而长，只求与自然相亲而不受人造的

拘束。构架完全是用木材撑起来的。往往用大块蛮石垒砌基座和底层外墙，有光有影，体积感很强，仿佛出自雕塑家之手。但越往山里走，砖石的砌筑部分就越少，到了深林区，有些房子就只剩下一副轻巧的木架子和薄薄的一层板壁了。这样的房子，冬季怎么御寒呢？山风很硬啊！问一问山民才知道，这些房子，看上去那么空灵，就因为四面有一圈外廊，每年秋收之后，檐柱间穿上几根横木，把脱过粒的稻草一把一把地搭到横木上，便形成了防风保温的屏障。房子里一冬天都生火盆，烧的是老树兜，火苗虽然不旺，却能保昼夜温和。到来年春天，阳气回暖，便逐渐把挂着的稻草一把把揪下来烧灶火。气温一天天升高，稻草的屏障一天天稀落，到天气热了，稻草也烧光了，房子四面八方都透风，凉快得很。这样一年一个轮回，冬暖夏爽，设想得非常巧妙。或许这也是一种生态建筑设计。我曾经在书本上看到过，两三万里路之外的意大利农村里，有这样的农舍，很佩服它们的巧妙。到了楠溪江上游，才知道原来中外劳动者在这件事上都同样聪明，想到一起去了。

楠溪江流域是个国家级的风景区，中游的山水比较柔美，山势缓，河谷宽，波光闪闪，挎着鹅兜到埠头去浣洗的村姑，只要一蹲下在水边，就融进到自然景色里去了。上游则不然，峡谷紧窄，溪流湍急，山坡陡而郁郁森森长满了树木和毛竹，在这样的图画里，最合适的是再画上一个袒露着紫红色胸膛，挑着沉重的担子翻山越岭的男子汉。

南北朝时候刘宋诗人谢灵运（385—433年）曾经当过永嘉太守，他写的诗《登石门最高顶》有句：“疏峰抗高馆，对岭临回溪，长林罗户穴，积石拥阶基。连岩觉路塞，密竹使径迷。”石门在楠溪江上游，那里连绵的山岩把路堵塞了，密匝匝的竹林遮蔽了小径，打开屋门便是森林，岩石一直簇拥到台阶下。那种风光是雄浑而苍凉的。

上游山民谋生艰难，远不如中游那样水丰土腴，衣食有余，所以读书科举的成绩不像中游那样出色，但也不是一片荒芜。溪口戴氏，宋代出了几位重要的大学者，不过它处于上、中游之间，且不去说它。科名不断的潘坑、昆阳、碧莲等都是集镇，也姑且不提。远在县境西北林区里的岩龙村，没有几户人家，却有一座建了戏台的祠堂，大门前还立着一对进士旗杆。这个小村，在我和舒楠访问之前几天才通了电，当年的读书郎，临窗夜读，未必会囊萤映雪，那

么，是燃着竹篾还是燃着油灯？是柏子油还是桐油？在全国各地农村，不论多么偏僻，多么穷困，我们几乎都可以见到大一统的中华典籍文化鲜明的存在。但是，纵然这样，我还是朦胧地意识到，荒

僻、闭塞，过着自然生活的山村，必定有过和上游有明显差异的带着点儿野性的民俗文化。它会反映在物质和精神生活的一切方面，包括房舍和村落。而且也意识到，这种民俗文化正在迅速消失，当前已经所存无几，我们将在不久之后便永远失去它们。

所以，我们心里并没有完全排斥到楠溪江上游去研究几个村子。何况，即使是最贫穷落后的山村，也代表中国农耕时代乡土聚落的一种或几种类型，我们要写出中国农业聚落完整的谱系，当然不能没有它们。于是，



◎ 从佳溪上山，过两道岭，便到岩龙村。村很小，但出过一个进士，所以祠堂里有戏台

2001年春季，我应邀到泰顺去，便先到温州。在瓯北雇一辆出租车到了上游的林坑、黄南和上垌三个村落。它们的景观大不同于中游的任何一座村落，更自然、更开放、更亲切，也更具诗情画意，而且建筑风格和岩龙、佳溪相比也颇有异趣。这次访问大大激起了我的热忱，回到北京便向凤凰电视台《寻找远去的家园》摄制组建议，请他们去拍摄这三个村子。这年夏天，他们终于去了，我也跟了过去。一到林坑，摄制组的全体朋友齐声高呼，感谢我把他们带到那里。愉快地拍完之后，8月31日我离开温州，9月2日，摄制组的航拍大师赵群力先生不幸在拍完林坑村之后因飞机失事而殉职。这件意外事故引起了很大的震动，林坑人怀着山民们最真诚、最强烈的感情纪念他，要给他建一座纪念馆，永嘉县的领导人也决意用保护林坑等三个村子来纪念这位杰出人物。于是，我们接受了邀请，在2002年深秋到了林坑住下，以它和黄南、上垌为起点，着手我们的楠溪江上游乡土建筑研究。

二 桃花源情结

在楠溪江上游选择合适的研究课题是很困难的。楠溪江是树形水系，在地图上看，它像一棵浓阴广被的大树。它树冠发达，是什么树？不是榕树，樟树，便是楠树、桐树。树的无数细枝末梢，就是那些溪流，向四面八方伸展，一直分布到雁荡山和枫岭的千沟万壑里。那里的聚落小而分散，由于地形的变化大，它们各有自己特殊的形态，甚至一二十里的间隔，连建筑的材料和风格都会不同。

十三年前我们在楠溪江中游选点的时候，有一个大致的标准，就是村落发育比较健康，建筑类型齐全，文化蕴含深厚，保存状态良好，文献资料如宗谱之类还能找到，等等。但这些标准在上游就不完全适用了。



◎ 廊下宽敞，适于老妇织布。自给自足，是桃花源的生活模式

那么，我们问自己，也问朋友们，究竟是什么吸引我们和他们喜爱了上游偏僻而荒寒、建筑类型十分贫乏的小山村呢？仅仅是因为它们能填补几种聚落类型吗？喜爱那里田园诗和山水画的悠远

意境吗？迷恋醇厚朴野的民俗文化吗？为了纪念赵群力先生吗？都好像沾一点儿边，但都不是决定性的。其实答案就在嘴边，说出来就成：吸引我们的，是一种“情结”，一种深深扎根在我们民族精神里的文化情结，那就是“桃花源情结”。我们中国有一个非常漫长的纯农耕文明时期，在那个生活节奏缓慢、眼界狭窄，社会缺少实质性变化的时期，先民们过的是一种自然式的生活。这种生活培育了对大自然的依赖，造成对世界的不求甚解和心理上的无所作为。经过一些在特定社会状态下的知识精英的美化，依赖变成了爱恋，不求甚解变成了超脱，无所作为变成了清心寡欲、怡然自得其乐的情操。这样的精神价值被陶渊明（365~427年）在《桃花源记》里形象地返还给了自然的生活方式之后，一千多年来，我们民族的文化里一直存在着一个“桃花源情结”，不但在诗文里反复渲染抒发，还有许许多多闭塞的、孤独的、但山水风光

还能差强人意的小山村，被人们称做“世外桃源”，真真假假地当做理想的寄身之地。

“桃花源情结”流传了这么长久，原因之一是中国知识精英们的社会地位不稳定。在险恶的政治权力斗争中，风云变幻，他们的升降浮沉没有定数，但无论如何，他们大多数人总有一个最后的、最可靠的归宿，那便是退隐田园。所以，即使一时飞黄腾达、炙手可热的人，也要做好归田的心理准备，因此他们对田园生活多少怀有一种聊以自慰的感情，而且赋予它以高尚的道德价值。陶渊明在《归园田居》第一首诗里写道：“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田园……”这样的诗打动了所有“久在樊笼里”的知识精英们的心。“退一步想”竟是这样美好，这样有面子，使他们能平静地应对可能发生的政坛风云。

现代的中国走出农耕文明还不久，我们的父辈大多和农村有过



◎ 自然式的生活，男耕女织。黄牛是山区耕地的主力，老农友爱地放牧（林坑村）

很密切的关系，所以在我们的精神里，尤其在受过民族传统文化熏陶比较深的人们的精神里，还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残留着一个“桃花源情结”。在我们匆匆忙忙追赶世界工业文明的时候，世界已经发现了工业文明的一些负面效应。将近一百年前，领一时风骚的未来主义者热情洋溢地歌颂过隆隆的机器轰鸣声和烟囱里喷薄而出的滚滚浓烟，现在，这些已经被诅咒为公害。过于紧张的人生拼搏使一些人感到刻骨的疲惫，心力交瘁，产生了畏惧。于是，不论在中国还是外国，有些人看到了田园自然生活中一些合理的、健康的因素，刮起了一股“返璞归真”的风。这当然是一次高层次上的回归，而一些中国人却牵强地附会出什么“天人合一”这样的“传统文化精神”来，其实就是另一种语言的“桃花源情结”。就在这时候，人们发现，可以被称为桃花源的地方，已经不多了，甚至很难寻觅了。我们还能到什么地方去颐养休息我们的心身呢？我们不得不为一度过多地向自然索取而付出代价了。于是，我们不但从深厚而有惰性的文化传统继承了“桃花源情结”，而且也会偶然从忙碌沉重的现实生活里引发出对“桃花源”的向往。

“桃花源”究竟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第一，完全不理睬世事的纷扰，“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第二，人际关系祥和友爱，看到陌生客人“便要还家，设酒杀鸡作食”；第三，生活简朴而满足，“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第四，居住环境自然优美，水口外面的桃花林里“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村里“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这样的

◎ 左图：用竹管子把山泉水引到家里，活水不断，不必用大缸，只要一个石槽就够用了（林坑村）

◎ 右图：孩子们多自在，多快活，长大后大多数将走出山去（黄南村）





◎ 出山的路宽了，连山上的树都会感到寂寞（林坑村）

人间仙境当然要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点儿隔离，于是陶渊明把它藏到深深的水源洞里，而且渔人想再去寻访便“不复得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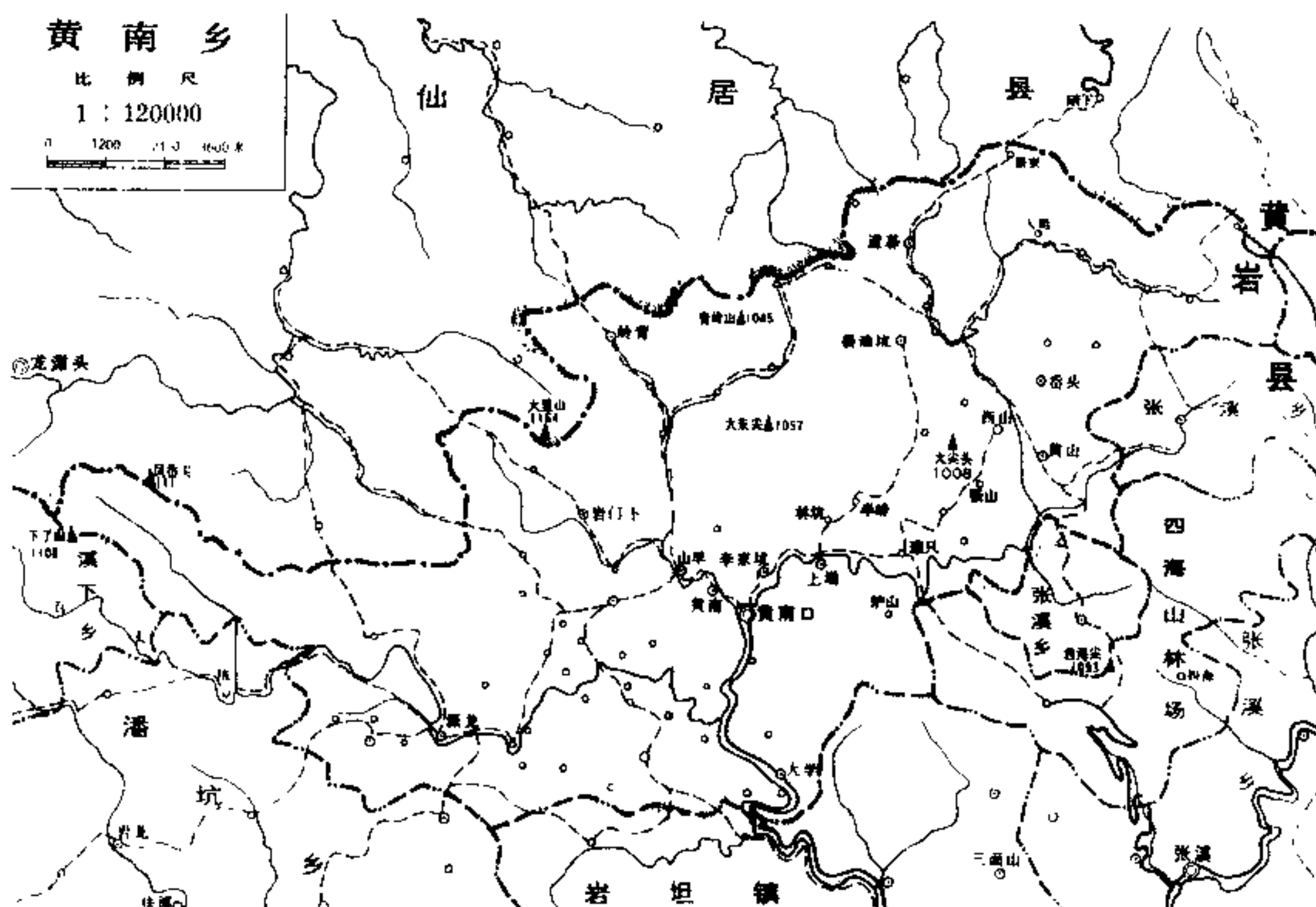
拿这几条标准来衡量，楠溪江上游的一些村子，便都是当今难得一见的桃源仙境了。我们一到那里，对它们的历史、社会、文化和生活还一无所知，便被它们吸引，有些朋友简直欣喜若狂，“桃花源情结”就是主要的原因之一。但我们这一次不可能把工作面摊开太大，只能选择几个村子来做，于是我们便先从林坑、上垟和黄南下手，因为永嘉县和温州市的领导人已经决定把它们当做文物保护下来。但当我们着手工作之后，我们便感觉到这工作太难了。因为当我们把历代文化精英们给自然式生活编织的美丽面纱揭开，看到烟火人间的艰辛和矛盾，把“桃源中人”对大自然的爱恋还原为依赖，把对世态的超脱还原为不求甚解，把清心寡欲、怡然自得还原为无所作为之后，我们简直有点儿束手无策了。

但我们渐渐发现我们面对着另一种文化，一种和楠溪江中游大不相同的文化，必须从已经熟悉了的思维模式中解脱出来，换一种眼光去接近它。当我们稍稍了解了一些这种山区居民的文化之后，我们倒又喜爱起它来了，喜爱它的朴实和率真，喜爱它的自然、稚气，喜爱我现在还说不清道不明的一种气息。

三 曲径通幽处

林坑、上坳、黄南三村在永嘉县治上塘镇以北大约八十公里，楠溪江主流大楠溪的上游，已经接近源头了。从这三个村子向北走，十几里路，便上了分水岭，过去就是仙居县。它们三个相距很近，从林坑到上坳步行只要十分钟，到黄南半小时就可以了。

◎ 黄南乡地图



它们现在同属黄南乡，过去属五十二都。这里自古以来就是林区。谢灵运有一首诗叫《从斤竹涧越岭溪行》，据光绪《永嘉县志》，斤竹涧就在五十二都。诗是这样写的：

策鸣诚知曙，谷幽光未显。岩下云方合，花上露犹泫。
逶迤傍隈隩，迢递步陁岨。过涧既历急，登栈亦陵缅。
川渚屡经复，乘流玩回转。蕙萍泛沉深，菰蒲冒清浅。
企石挹飞泉，攀林摘叶卷。想见山阿人，薜萝若在眼。

写的是山高谷深，草深林密，溪涧回环，野兽出没。而且洪莽未辟，路人还要登临栈道才得通行。2002年11月，我们来到理只村（古名里崔），海拔虽然只有四百米，但东望海拔一千二百多米的四海山林场，峰峦一层层一直叠到天边，竹木森森，两条谷底里溪水如带，泛着白光，到我们脚下相会。那气势雄伟得惊心动魄，或许当年谢灵运见到的，就是这样的风光。

到楠溪江上游去的交通一向很艰难，都靠在盘旋的山路上步行。林坑、上垟和黄南，直到1991年修成了一条很窄的到仙居去的砂石公路之后才通汽车。那年我们乘着三个轮子的“蹦蹦车”到上垟南邻李家坑去测绘一座风雨桥，还是这条公路的早期旅客。现在这条路正在改造，叫做41号省道，是一条战备路。

2001年春3月，我初次到林坑去，在瓯北码头乘了一辆出租小轿车，逆流而上，穿过整个楠溪江中游。芙蓉村、岩头村、苍坡村，这些十年前工作过的村子，一一在左手边掠过。右手边蜿蜒着清澈的江水，时时有茂密的滩林把它渲染得生气勃勃。钻过渡头村西北的山洞，公路过桥到了江东，河谷渐渐窄了，于是一丛丛杜鹃花就从山坡坡上向车子扑来。到了上游和中游交界的溪口村，我下车去看了一看，这是在宋代出过几位大理学家的村子，十年前我们曾在这里工作，现在旧貌彻底换了新颜，连当年戴氏族人引为无限荣光的圣旨门也改造成了贴白瓷砖的小楼。一时兴味索然，



◎ 从县城出发，不久便过芙蓉村，远远望去，芙蓉峰依旧

口村，我下车去看了一看，这是在宋代出过几位大理学家的村子，十年前我们曾在这里工作，现在旧貌彻底换了新颜，连当年戴氏族人引为无限荣光的圣旨门也改造成了贴白瓷砖的小楼。一时兴味索然，

◎ 过了岩堰镇，山谷窄了，正在扩建筑路，开出土石往湿碧的溪里倾倒



上车继续往北。大约三个小时吧，到了黄南口，这里是大楠溪上游两条溪流的交点。东侧的是黄山溪，西侧的是黄南溪，靠近交点，黄山溪上架着一条五跨石拱桥。过了桥，沿黄山溪北岸走，公路绕过一个山岬，正在改造的公路在这里打了一条隧道，还没有衬砌，不能走车。往前走，便是有一座风雨桥的李家坑。这是一座古村，“屋舍俨然”，不过老房子比十年前我们在这里测绘的时候更破烂了。新房子布局很杂乱，已经堵到了桥头，它们一般比老房子质量高，但农村的新房基地归土地管理部门划拨，不是“见缝插针”利用老村里的空地，就是干脆“拆旧建新”，利用老房基地，因此，根本不可能考虑整体的规划，老村破坏了，新村也乱七八糟。这是到处都有的现象，我只有叹息，像见到老朋友患了不治之症。

过了李家坑，黄南溪的山光水色变了样，山谷更窄了，山坡更陡了，溪里出现了一处处礁石、浅滩和碧绿的深潭。水声哗哗，回荡在两岸的石壁间。穿过一个峡口，再转一个弯，眼界忽然开阔，溪对岸出现一带房子，有高高的蛮石墙护着，墙后，房屋画出错错落落的天际线，几堵山墙上，原木构架在白粉壁衬托下勾出轻巧的图案，薄薄的屋坡和腰檐飘扬得老远，屋脊那一道楠溪江建筑特有的曲线，那么柔和，那么微妙。这小小的村子，看上一眼，人心就会软下来，感到生活的亲切。这就是上坳村。

② 上图：对面是秋色似锦的山坡（林坑村）

③ 下图：隔溪便是上坳村，它面向北，深秋季节晒不到阳光



溪这边，正对着上坳村，有一个小小的山口，车子左转弯往里一拐，从这时候起，我就成了那个捕鱼为业的武陵人了。山谷幽深，路右边一条小溪，缘溪而行，听溪声哗哗啦啦。对岸，紧贴着溪水，陡然耸立起一堵几十米高的崖壁，挂满了藤蔓薜荔，长满了苔藓蕨蕨，苍劲突兀，森气逼人。这崖壁叫“大肚崖”，很有林区山民声口的特色。这段小溪就叫“崖垵下溪”，也是顺口而来。我立刻就感到这些名称和中游“芙蓉崖”、“五鹤溪”那种由读书人咬嚼出来的雅号的鲜明对比。崖壁尽处，小小一座庙宇蹲在临溪的一座高台上，这便是林坑的小水口了。小水口更狭窄，把路逼得绕一个弯。前面只见群山簇聚的一个深谷，估计林坑村就要到了，我默默念着“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绕过水口，怀着对大自然的敬意下了车，大约走了百十来步，山峦忽然稍稍后退，让出一片小小的盆地，迎面一座长满了参天大树的小山包，抢前一步挤进盆地，把它分为两岔。岔里各有一条湍急的小溪奔腾在大大小小的礁石间，激起浪花飞沫，滋润得空气清爽新鲜。站在两条小溪的会合处，抬头四望，我先是

一惊，立刻就兴奋起来，眼前是仙山楼阁，循周遭山坡一层层重叠上去，构架玲珑，轩廊空阔。但它们又决不是仙山上的琼楼玉宇，原木蛮石，粉墙黛瓦，梁前蹁跹着紫燕，檐头缭绕着炊烟，分明是农户人家。衣衫鲜艳的孩子们在美人靠上，呼唤着溪边大石上洗衣的姐姐和妈妈。也许是太清秀了，洁白的鸭子围着她们浮来浮去，不肯离开。四面层叠的楼台上，有一些通透的太敞间，老人们闲闲地坐着，抽烟，轻声聊天。这不就是“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吗？

这儿是林坑，这儿是“秦人旧舍”。沉淀在心底的“桃花源情结”，一下子苏醒过来了，这正是一千多年来中国读书人朝暮渴望的田园。

现在，它在谢灵运歌吟过的奇丽环境中展陈在我面前。山水之美和田园之情，那么和谐地结合在一起。陶渊明的桃花源是虚构的，作为安抚“池鱼”和“羁鸟”们的梦。我眼前的林坑，这一幅醉人的图画，也会掩盖着历史的和现实的种种矛盾，但我不愿去触动它，我需要休息，放松，我需要幻想中的宁静和安详。

这个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理中因袭了一千多年的重担，也同样压在在乡文人的心中，渗透到农耕文明里去。我们曾经有许多次，看到宗谱里族内高人逸士的小传中常用的赞辞“足不践城市，身不入公门”，赋予这种体制外的自由生活以一种道德价值。也曾经多次看到，在长长的龙骨水车上，一节一个字，写着“五日一风，十日一雨，帝力于我何有哉”，只要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就什么都不在乎了。这是一种生活和心态上的满足，而“知足常乐”，就是所谓“农家乐”。



◎“大肚崖”从溪中壁立而起（林坑村）